莊陵誌

魯陵志

一

莊陵志序

端宗大王遜位後竟旅顛越江
朴公作六臣傳甚詳時野史家雖多
紀述此傳則殆於家藏而戶誦
矣寧守坡郡尹 端宗大王追

遊之地而衣冠之而感忠尹掌
令郡舉守長郡備記昔人詠歎
遜位前後事及陵墓祭享之歌
揔而目之曰魯陵志是書時
端宗位號未復稱以　魯山君故

世父令 聖明追上爵號文忠
象寄與前之盛来龙萬恵紀其事
蹟以昭示於後人孫晉先生之雲
孫袁銘方宰清安縣與丞嘉
權和仲訊甫恵旅其事于實以繼

魯陵志之後而 端宗既克復六
位矣又為享太廟矣魯陵誌闕矣
必是改 魯陵舊號目之以 莊陵
志 莊陵已復位後陵號也朴權
兩君請余序其事余竊而後敘

之嗚呼 諸宗大王享國日淺非
有鴻恩霈澤普洽於一國之人者
今過累百載後至若有言及癸酉
丙子時事者則人猶爲之歔欷
而短氣此豈非天理之在人心終有

所可恨者耶然而六臣之中獨設
朴先生有一線相傳之血屬旁被
國恩別於胡紳其他五臣之後則
皆絕不嗣只乃並享於朴氏之祠堂
天之賚善人於身後者豈其如

而壽者多矣至竟秋江公則雖
非與之臣並敢者寫禁作詩及
明甚忠義又上復 昭陵疏云
被衆壞之禍甚嗣之纔來之矣
理而甚 爲餘耶 雖德殺方成

仁乃夫子之道訓苟戾仁義方亡
無悔況何從復闢之爲無也且
仁者是人以之全德天於諸公既
然就一箇仁則甚而畀之者要
莫大爲何必又責甚俾爲後

取弦則辭琴先生之有後禄良
於衆可以觀於朝　列屋之
盛德而安臣及狀之無後宗
之處之歎弦後之觀其志者喜以
此棄以鳥則發矣時已無弦

雁宕亭南野鶴子聞書

莊陵誌目錄

凡例

一記事而不立綱以挈目則無以提其要而備其言故今撫諸說中提要者大書之以為綱備言者分

註之以為目用便觀覽焉
一癸酉至丁丑其間多變故金石一班猶未足以考
信故並載小說雜錄仍標其所自來或有異同者
亦皆分註於目下以備叅訂焉
一所裒諸說之下各繫記者姓名而其未詳者姑闕
之以俟他日添補云
一舊邑誌或有遺漏者則以補遺逐年追錄而成誌後
事蹟亦具年條添入云

記事出處

金石一班

松窩雜說　李墍

東閣雜記 李廷馨　牛溪集 成渾

長貧居士胡撰 尹耆獻　栗谷集 李珥

象村集 申欽　石潭日記 上同

象村獨言 上同　旅軒集 張顯光

謏聞瑣錄 曹伸　六先生遺稿

丙子錄 朴宗祐　一善志 崔晛

前火迹冊 寧越郡藏謄錄　論思錄 奇大升

莊陵誌卷之一

舊誌 事實

辛酉 正統六年 世宗二十三年七月丁巳 二十三日 元孫 諱弘暐 生 世宗喜甚即御勤政殿受羣臣賀宥境內鰥寡

壬申 景泰三年 文宗即位二年五月 十四日 昇遐 世子即位立 攷事撮要 ○閏九月 帝遣尚膳監左丞金宥右丞金興賜誥命及九章冕服綵幣 攷事撮要 ○十月 上遣首陽大君 世祖爵號 謝賜誥冕工曹判書李思哲爲副使集賢殿校理申叔舟爲從事官 時議遣使首陽大君欲自往 上黙然微而欲以駙馬姜送 臺議以爲不可而止 翌年二月大君還自中朝從官皆推恩加資臺諫論執之 ○野言別集

癸酉景泰四年魯山元年設增廣別試嗣位慶科取李崇元等四十人登科錄

十月 世祖靖難錄功臣鄭麟趾等三十六人攷事撮要

魯山幼冲嗣位八大君强盛人心危疑 世祖有靖難之志權擥出入邸下甚密每進見日晏不退進膳奏事宮人目曰寒羨郎韓明澮少落拓年踰三十猶在布衣與擥為死交 世祖問擥以人才薦明澮以幅巾上謁恨相知之晩也每進稱宗簿寺官或稱醫員以繩繫宮奴林芸之臂而垂其端於戶外引之則雖夜深即入靖難之策大抵出於明澮 世祖嘗稱曰吾子房

也明澮薦武士洪達孫楊汀柳洙等三十餘人東閣雜記○皇甫仁金宗瑞鄭苯爲三公而宗瑞多智略時目爲大虎世祖欲先除之十月初十日躬率楊汀柳洙柳淑及林芸等乘昏往宗瑞家使權擥韓明澮等守敦義門戒以鐘盡勿閉門宗瑞迎拜閑話畢送至門立庭中又詰良久宗瑞子承珪不離左右　世祖綴帽角落　世祖曰請借政丞角宗瑞使承珪入内取角於是汀芸等擊宗瑞仆地承珪奔救之伏於宗瑞之上又擊殺之　世祖馳還預與巡將洪達孫相約勿發巡卒待之遂領軍詣　上時御所時上出寓鄉校洞寧陽尉鄭

悰家悰尚文宗女敬惠公主從門隙告政院以宗瑞謀叛事急
不及啓已誅之且曰仁宗瑞李穰右贊成太祖庶兄義安君和
之子閔伸吏曹判書趙克寬兵曹判書尹處恭軍器判事李命敏繕工
副正元矩趙藩等連結咸吉道節制使李澄玉鍾城
府使李耕睬平安道觀察使趙遂良忠淸道觀察
使安完慶等 上幼冲謀危 宗社金衍韓崧並內
官又在上側賊魁已除其餘支黨今欲啓討承旨
崔恒開門出迎 世祖與之携手同入 上驚起
曰惟叔父活我 世祖曰是不難臣當處之卽出
命牌招諸宰令部禁軍圍把又排立軍士作三重

門韓明澮持生殺簿坐門內諸宰入第一門去僕
從入第二門名在死簿者則武士椎殺之仁克寬
穰等皆死仁承召乘軺軒而來過宗廟不復下轎曰已矣已矣執舍人李禮長手囑以後
事遣人殺處恭等斬伸于 顯陵碑石所宗瑞復
甦使元矩叫城門使告于政府以政丞為人擊傷
逮啓知于 上賚藥來救無應者宗瑞裹瘡乘婦
人轎歷到崇禮敦義門門閉不得入 世祖亦慮
宗瑞還甦翌曉使往審之宗瑞匿于承珪房中曳
出之宗瑞曰我何步徃將軺軒來言未既遂斬之
是月甲午教曰奸臣皇甫仁金宗瑞等交結安平大

君瑢廣植親黨分據中外陰養死士潛輸邊郡兵器
以圖不軌奸黨皆已伏辜至親不忍致法安置于外
○遣禁府都事愼先庚押送瑢于江華並竄其子友
直時議者謂安平陰有異志築武溪精舍又欲與宗瑺等相從多在西湖澹澹亭以此爲罪自云安平被竄時泣曰左右知此乎頁頁何言蓋不知其死猶冀其濟已竄鄭苓于樂安池淨
于靈巖趙遂良于固城李石貞于延日安完慶于梁
山安置許詡柳仲門等于巨濟尋賜死並籍沒緣坐
翌日乙未兩司啓曰瑢首惡不共戴天之讐豈可
同處一國乎請按罪誅之
傳曰不允辛丑左議政鄭麟趾等率百官啓曰　上

己許引見臣等更請瑢之罪亟還斷之

傳曰然則勉從所請遣禁府鎭撫李伯淳賜瑢死徒

友直于珍島時朝廷請誅瑢久不從 上引見麟趾等于慶會樓下議良久罷出麟趾使李季甸白 世祖欲同辭更啓 世祖固辭曰予之所懐已盡陳於 上前然予之所陳私恩諸相所陳公論也予非沮公論但竢 上裁耳麟趾等請以大義斷之 傳曰然則勉從瑢諴寧君養子也以丕於諴寧夫人成氏添於不執罪目中○野言別集 ○皇甫仁錫欽等四人 金宗瑞承珪承璧等六人 李穰承胤承孝等五人 閔伸甫昌甫諧甫繹等四人 趙克

寬 尹處恭涇渭灌湜等六人 李命敏乾金乾至乾鐵等 李耕穊勿金秀同 元矩 趙藩香同貴同 金衍大丁 韓崧 趙遂良 安完慶 鄭

孝 李石貞 池淨 瑢 友直並同死鷄龍山東鶴寺現記○東學寺即

祖宗朝爲寃死人施供之設故寺有籍記見成謹甫遺集序下

○世祖旣誅宗瑞等拜領議政府事判吏兵曹兼內外兵馬都統使以鄭麟趾爲左議政韓確爲右議政東閣雜記又以許詡左參贊鄭昌孫吏曹判書李季甸兵曹判書權蹲大司憲朴仲孫兵曹參判崔恒都承旨閔騫忠淸監司奇虔平安監司作教書錄勳鄭麟趾使權擥執筆與李季甸崔恒草教書時天寒夜深上使嚴自治賜內醞

麟趾確等啓以慮或姦黨餘孽乘間害 先廟請以軍衛之

命鎭撫二人各率甲士別侍衛各五十銃筒防牌各
二十夙夜衛之東閣雜記及海東野言
首陽大君功臣教書略曰叔父孝友本乎天性忠義
出於至誠為善最樂富貴聲色無足搖其中事君以
忠夷險終始曷嘗貳其操屹若維城之固確乎大節
之臨粤予沖人遭家不造瑢居至親之地蓄無上之
心厚施於國干譽于人皇甫仁金宗瑞李穰閔伸趙
克寬等陰為黨援翕然附趨專權擅勢挾私市恩大
奸根據而莫去寡躬孤立而何為叔父雄斷英規奮
發義勇曾不移時一舉迅掃不有叔父予焉及茲乃

眷忠誠無權將相予披心腹以委任卿竭股肱而盡
忠不動聲色措國家於盤石之安不以兵戈奠生靈
於康莊之樂真可謂托孤寄命社稷之重臣矣昔周
公誅管蔡以安王家推今較古異世同符肆策勳爲
靖難一等功臣賜奮忠仗義匡國輔祚定策靖難之
號於戲卿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且無周公之大勳予
尚成王之年之幼而又見成王之多難旣以成王責
周公者責叔父當以周公輔成王者輔寡躬上下交
修何憂不濟聽爾忠烈寔深倚毗云云 柳誠源製進

冊宋玹壽女爲妃

光廟爲領議政以宮內空虛且爲繼嗣之重從權
制議請納妃累日不已 上傳曰如是啓之不得
終守已志於是冊宋玹壽女爲妃以玹壽知敦寧
府事 光廟又以爲喪中納妃已是不服喪脫喪
即吉可也魚孝瞻爲禮曹參議議曰納妃雖以
宗社大計不得已而爲之短喪有何不得已而強
爲之乎條辨一不見用 東閣雜記及海東野言

甲戌 景泰五年 魯山二年

乙亥 景泰六年 魯山三年六月十一日傳位于 世祖移
御昌德宮 攷事撮要 ○ 世祖御慶福宮尊 上爲上王以

上王三年爲元年初　上王出慶會樓下召　光廟讓位授之大寶　光廟涕泣辭不獲 東閣雜記 ○上王之遜于壽康宮也昏夜無火下鐘樓時左右行廊皆哭止之不得 時妻父尹爞爲司禁爲余云○秋江冷話

上王之遜也始於謀臣權擥而成於大臣鄭麟趾之議金自仁時年十二見其議肩如火焰云 同上

補遺 七月甲申尊　上王爲恭懿溫文上太王　后宋氏爲懿德王大妃　上以冕服備法駕率宗親文武百官幸昌德宮詣見　上王及宋氏皆不受○遣禮曹判書金河刑曹參判禹孝剛如大明請辭位奏

曰臣竊念自童稚得疾氣常不順臣父先臣恭順王
於景泰三年薨逝臣年十二承襲同知攸為凡百庶
務委諸臣僚至景泰四年姦臣謀逆禍機斯迫叔父
陪臣首陽大君其奔告於臣旋即戡定然猶凶徒未
殄變故相仍人心未安念臣孱弱難以鎮定社稷安
危所係甚重臣先臣母弟某學通古今有功有德允
孚輿望已於景泰六年閏六月十一日令權襲軍國
句當伏望　聖鑑洞察特降明允　皇帝詔勅當来
勅中有曰恪守臣節益堅事大之誠永固藩邦毋忝
嗣王之讓其令諱上王　仍以爵閑居爾須常加優待毋

忽

丙子 景泰七年 世祖二年正月 上王出居錦城大君瑜 世宗第六子 家 丙子謫

甲午讓寧大君禔率諸宗領議政鄭麟趾率六曹

參判以上啓曰臣等前請之事近因國家多事未

暇仰煩 聖聽日望 殿下速決無留

傳曰卿等之言是矣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天命予之

事亦天命也若有奸人豈賴 上王而竊發亡秦者

胡也天命豈可圖之

麟趾等更啓曰不可委之天命當盡人事耳請出

居于外以避嫌疑

上手札示之曰國之大事固當先庚後甲熟思情議生後度棄前量予料計數月定端千億今乃定之卿等不可以固執予亦不可以獨斷不有固執何取於國論不有獨斷何稟於一人其令修理瑜家嚴其禁防約其侍從出居焉可也政府其更議

乙未麟趾又率百官更請

御書示之曰非日予書盡之矣

庚子議政府議 上王殿酒府宦官二人長番宦官二人差備速古赤四人別監四人並分二番侍

女十人水賜五人卜只二人水每二人房子四人
兩別室侍人各二人水賜各一人各邑掌十二人
分二番一德寧府官負輪次晝直一 大妃兩別室
本宅宦官侍女本家通問及凡物進納每三日德
寧府告承政院一三軍鎭撫二人率軍士十人把
門直宿一若有內出及凡諸啓達事德寧府來啓
後則三軍鎭撫令軍士啓達從之一金一石野
六月左副承旨成三問等謀復 上王事覺而死錄
佐翼功臣鄭昌孫等四十二人從事撮要
鄭昌孫與其壻金礩密告成三問等謀叛 上

引礩問其狀對曰三問請見臣臣往見之三問曰近日 上王開昌德宮北墻往來諭舊家此必因明澮等獻策也臣曰何也三問曰未知其詳然不過置 上王於隘地令一二力士踰垣而圖不軌耳又曰 上王及世子皆幼萬一爭立則輔 上王者正也須諭爾婦翁 上即召諸承旨命縛三問詰之三問仰天良久曰願與礩面質 上命礩語其狀三問止之曰大𢙣略同言辭阿曲云諫閭誣○

三問與朴彭年等謀復 魯山君彭年謂礩曰事成汝之妻父鄭昌孫可爲領議政三問等擧事期屢違不諧礩乃泄於鄭昌孫昌孫即同礩詣闕告啓曰礩與三問等云云罪當萬死 光廟出御便殿

三問以承旨入侍　光廟令武士拵下以礩所言
語之三問笑而對曰皆是也　上王春秋方富而
遜位欲其復立乃人臣之所當爲也更何問乎顧
語金礩曰汝之所告猶曲至不直矣我等之意直
如此耳○工曹參議李徽聞事覺詣政院告三問等
謀曰臣即欲進啓未得其實不敢即啓云於是李
塏公瑲朴彭年憲珣奮并今年生八人成三問孟瞻孟年孟終並今年生七人
河緯地璉班柳誠源貴連松連朴仲林刑曹判書彭年之父大年耆年
永年引年皆彭年之弟權自愼禮曹判書山之舅子佖之曾金文起玄錫成
勝都摠管三問之父三顧三聘三省皆三問之弟俞應孚思小守才請崇立文
等人三宋石同昌寧等四人崔得地致地尹鈴孫刑曹正郎詵
愼李禎祥李智英義英李佑基權署權著崔斯友

鄭冠奉汝諧金堪漢之金善之李昊張貴南李志生
李午沈上佐黃善寶趙清老李徽金九知並次第
拿問依律論斷無復得脫者修撰許慥近齡九齡以李
塏婞夫亦係謀自刎而死依律論斷東鶴寺魂記
命罷集賢殿以其書冊移于藝文館海東野言○詳見六臣本傳
六月二十八日降封 上王為魯山君安置于寧越
郡安置錦城大君瑜于順興府丙子錄
六月二十一日癸丑百姓金正水言於藝文提學
尹士昀曰判敦寧府事宋玹壽行敦寧判官權完
謀逆士昀以啓

上御思政殿召見鄭麟趾鄭昌孫申叔舟朴仲孫洪達孫洪允成尹師路李仁孫楊汀權擥具致寬黃孝源韓明澮曹錫文權蹲金礩下玹壽完于義禁府仍下教旨曰前日成三問言 上王預其謀宗親百官合辭以爲 上王得罪 宗社不宜安居京師累日請之不已予固不允欲保初心到今人心未定煽亂之徒繼踵不息予豈得以私恩曲大法不顧上天之命 宗社之重茲特從羣議降封爲魯山君俾出居寧越厚奉衣食以保終始以定國心惟爾議政府曉諭中外命僉知中樞府事魚得海率軍士五十護送

軍資監正金自行判內侍府事洪得敬從行甲寅錄

星見金石一班 ○魯山發向寧越 上命宦官安璐餞于

華陽亭 魯山謂璐曰成三問之謀吾知之而不啓

是吾罪也 上同海東野言曰三問等死還上王于寧越安置錦城于順興云云論思錄曰上王子三問等事發覺世祖以上王爲預知遷上王于寧越云云謹按右二說[illegible]以爲三問等[illegible]遷錄遷上王與史不同姑並存之

謹按舊誌皆據金石一班而所載請出 上王

居錦城家及降封 上王爲君安置寧越兩段

俱係於丁丑年而 顯德王后昭陵遷葬誌則

以爲丙子三問等被誅 魯山降封君遷于外

其下又有明年丁丑云云之語則降封遜位實在丙子獄成之日而野言及論思錄所記並皆非誣也舊誌所載 魯山語安璐曰三問之謀吾知而不啓云者所以成 魯山之罪而足爲三問死後遷越之證也且取春三月子規詩及天旱禱雨兩事而參之則寧越之遷已在丁丑春前然則出居錦城家一款應在遷越之前遷越一款亦在三問等獄成之後當並爲丙子事無疑也玆以昭陵志爲據出居錦城家及遷越事移係於丙子矣實錄則右兩款俱係丁丑而

陰崖記有曰此特抓鼠輩奸媚之筆實録亦不可盡信也

禁府都事跌其侍置 上王于寧越西江清泠浦

補遺 都事夜坐曲灘岸上哀而作歌其後萬曆丁巳金龍溪止男到錦江聞女娘哀歌蓋都事之所作也俚語難傳用其意作短詞曰千里遠遠道美人離別秋此心無所着下馬臨川流川流亦如我嗚咽去不休◯舊誌以俚諺録其歌

尋移寓於客舍東軒 諺傳清泠浦有潦水沉沒之患故移于客舍云 每登觀風梅竹樓夜坐使人吹笛聲達遠村又於樓中愁寂詠短句云月白夜蜀魄啾 一作月欲低蜀魄啼 含愁情 一作相思憶 倚樓頭爾啼悲我聞苦 一作爾聲苦我心哀 無爾聲無我愁寄

語世上一作爲報天下苦勞一作惱人愼莫登春三月子規樓子規下或有啼明月三字國人聞之無不流涕前次迹錄○又有詩曰一自寃禽出帝宮孤身隻影碧山中假眠夜夜眠無假窮恨年年恨不窮聲斷曉岑殘月白血流春谷落花紅天聾尚未聞哀訴何奈愁人耳獨聰時境爲旱焚香禱天雨輒注丙子錄○魯山遜于寧越每於淸晨出坐大廳着袞龍袍據榻而坐見者無不起敬松窩雜記

補遺 諭江原監司金光睟曰 魯山君處四節果實隨所得連進爲設園圃如西瓜甜瓜蔬菜之類多費支供每月差守令問起居其支供物數起居節次月季

錄啓遣內侍府右丞直金精問安于 魯山

丁丑天順元年 世祖三年錦城大君瑜與順興府使李甫欽謀復 魯山事覺而死丙子錄

補遺 宗親府議政府忠勳府六曹啓曰 魯山君得罪 宗社近日亂言者皆以 魯山爲言今若不置於法則欲圖富貴者藉以搆亂不可宥也瑜天下大逆不可以私恩曲法宥之也臨瀛大君璆就鄭昌孫與言曰琰琭宋玹壽與瑜罪同不可獨生

答曰敬知羣臣之意所不聽者非予自謂盛德也薄

德之地何敢復爲傷殘骨肉之事乎有罪者尚且保之何至於琰璟無罪之輩乎此則羣臣之詐非也其速退而待予竟度

初錦城至順興每與府使李甫欽相對輒慷慨流涕潛結南中士人爲復 魯山計一日錦城召甫欽辟左右使草檄有曰挾天子以令諸侯疇敢不從云將發順興兵及南中興議者迎 魯山以踰嶺順興官奴爲及唱者潛匿壁中而聽之仍交錦城宮侍女竊其檄文奔走上京時基川今豐基郡縣監者聞其事替騎三四馬疾逐之奪其檄文先入京

上變遂得大功錦城甫欽皆被收死南中士人死者亦多甫欽年老能文省祭吉注書墓有曰周武舉義夷齊采薇於首陽光武中興子陵垂釣於富春丙子錄宋玹壽崔沔李守禎朴閶金得誠李祥孫權完李貴金印平柳岱尹奇金得祥吉由善崔璨會澂徐盛金謙許遂洪九成洪玉峯崔永孫崔自滌陳有蕃趙由禮睦孝智成文治李閏禮李敬宙之孟之仲之謹內官嚴自治等皆死焉東鶴寺魂記○時華順興府今屬基川榮川奉化輿地勝覽○漢南君瑛或作瑛永豊君瑔皆世宗之子寧陽尉鄭悰等皆坐瑜黨並安置禁錮海東野言

十月命賜　魯山死（丙子錄）

時朝臣請處　魯山以絕民望史臣記曰　魯山

聞而自縊（野言別集）

禁府都事（王邦衍）奉賜藥到寧越踟躕不敢入邏將以

時刻遲誤立而頓足之都事不得已入伏庭中　魯山

具翼善冠袞龍袍出御堂中問所以都事無以答有

一貢生常侍　魯山者請自當之以一條弓弦繫頸

而絕（松窩雜記曰以長縄從坐後窓穴而引之縄不足繼以布帶而縊之）時年十九（或云

十七）是二十四日酉時也（貢生行未出門九竅流血即斃）侍女從人爭

投郡之東江浮屍湍江是日雷雨大作烈風拔木黑

霧彌空經夜不散丙子録

魯山遇變即時雷雨大作咫尺不辨人物家奴石池之父時行商適寧越見其變石池爲余云設聞瑣録

○魯山常御客舍村氓之邑中者輒来謁於樓下及遇變之日村氓又以事入官路遇魯山乘白馬騰躍上東谷去氓伏謁道傍問官家將向何處魯山顧謂曰吾將往太白山矣氓拜送入官則魯山已遇變矣

○越郡謹傳

瘞于郡北五里冬乙旨前史迹册

戶長嚴興道往來獄街哭泣修棺翌日率吏民營葬云前史迹册興道族黨懼有禍爭止之興道曰爲善被禍吾所甘心云云丙子録○初鎭撫來莅刑逼自

盡暴屍於外邑宰及從人莫敢收斂郡首吏嚴興道卽臨哭具棺斂襲恐有異論卽葬之棺則適官奴作棺畏決置諸郡獄取而用之云

史云　魯山在寧越聞錦城敗自盡史云十月辛亥鄭麟趾等請瑜等之罪命賜瑜死宋玹壽處絞魯山聞之亦自縊而卒以禮葬之云　此獨當時秪亂輩奸媚之筆也大抵後日修實錄者皆當時從諛者也癸酉實錄類如此或云　魯山墓有忠義輩潛披依法物移葬云是亦浪傳但邑人至今哀痛設祭物以祭之至於吉凶禍福皆就祀雖婦女猶傳爲鄭麟趾奸賊輩所逼致令我君不終嗚

呼自古忠臣義士不必出於世冑華族嘗時販君覘刹葦必置其君於滔禍然後快於心者其視與道爲如何哉而村婦里童不知君臣之義目不覩凶變之事而至今怏鬱不平不知其言之出於口發於聲可知人性之難誣也陰崖雜記○魯山殂于寧越棺殮不具只藁草爲殯一日有年少山僧來哭甚哀自言平日有通名蒙恤之分留連數日一夕負屍而逃或云焚之山谷或云投之江中今之塚墓乃虛假之葬也二說未知孰是若以佔畢齋之文觀之則投江之說無疑然則僧乃胡僧楊璉之流而其奸臣等所指揮者乎天長地久恨其可旣魂至今猶漂蕩誠可哀哉松窩雜記○魯山被害命沉于江玉體泛泛洄洑去而復還十指纖纖如玉浮于水面陪吏忘其名家有孫稽初爲老母設也乃潛收玉體殮而葬之未幾又有昭陵之變命掘而沉之吏不忍掘之佯若掘去而還

掩之至今不廢香火丙子錄

補遺十一月戊寅宗簿寺啓 魯山及瓔琠璟罪

關 宗社屬籍當絕請並子孫削宗親錄類附錄

從之金石班○說著謂鄭麟趾有直節如筆苑雜記

盛稱其爲人乃今聞之則 魯山以上王居別宮

三問之謀旣壞麟趾乃疏請早圖 魯山以防後

患俄遷于寧越尋害之則固是奸凶之尤者寧越

有 魯山事迹乃其時陪吏日記雜記時事頗詳

密麟趾請除 魯山疏未及錄大槩是褒者三問之

謀 上王實預知得罪 宗社不可因享 上王

位號云云

墳墓

丙子[正德十一年] 中宗十一年 命審 魯山墓[本郡謄錄下同]
十一月 傳曰 魯山君官爲致祭久不絶祀節目
磨鍊禮曹回啓
魯山君墓所家廟致祭節目及墓直幷磨鍊後錄云
云

一墓所四名日所在守令設辦行祭

一家廟四仲月四名日忌日祭奠物依王后考妣
致祭

横看數令禮賓寺司宰監內贍寺義盈庫司畜署掌苑署西氷庫進排

一名祭床品藥果三貼

一墓直六戶令所在官定之體

又傳曰 魯山君墓所遣官別致祭告事由後墳墓形止看審來啓祭文見下祭祝条

十二月十五日寧越故老人前戶長嚴瑩壽幸貴孫嚴續良人智無作官奴李未山等合辭言郡北五里許冬乙亐東向古墳實是 魯山之墓郡守親審以報

魯山墓在路邊頹隧呈高僅二尺許叢塚傍列而邑人傳稱為君王墓雖孩幼皆能識別陟崖雜記

庚辰萬曆八年宣祖十三年 命修墓立石本郡謄錄下同

監司鄭澈狀啓道內寧越郡有 魯山君墓封纔數尺歲久頹落埋沒草間素無標石人不知為魯山君之墓樵牧相尋行路咨嗟臣伏念 魯山君曾臨御一方有君道焉雖降封為君其墓道儀物自有其制而無異賤夫之瘞臣實傷之伏願下旨改築其墓又立標石一依禮葬則揆之禮法亦無僭越矣自古帝王之於貶亡之君葬必以厚等

仇敵若項羽而高皇帝葬以魯王葬除如是又而
成祖皇帝葬以天子皆帝王盛舉也頃在丙子年
間遣官致祭其意甚厚今用一品禮修　魯山君
墓又遣官致禮則援古證今實為允當伏乞　聖
慈幸垂察焉
啓下禮曹回啓曰　魯山雖貶削位號封爵尚存而
儀物不備墓道荒廢聞者悲傷往在丙子遣官致
祭以慰孤魂一國之人無不感動咸知　聖明所
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今者日月漸久樵牧相尋封
墓立一石特降香火行　祖宗未遑之典允愜人情

聖斷何如

傳曰議大臣領議政朴淳以爲依該曹公事特擧闕典此實盛德事也左議政盧守愼右議政姜士尚以爲此盛德事也依該曹公事施行至當

傳曰寧越郡 魯山墓往在丙子年遣官致祭以慰其䰟今見觀察使鄭澈狀啓日月漸久樵牧相尋儀物不備墓道荒廢依大臣議封墓立石近臣致祭祭文見下祭祝祭○禮曹 魯山君墓所石物等品磨鍊床石標石香坐兒長明燈各一望柱冠帶石各二

魯山墓儀物畢役之日監司與董役守宰同席曰

今此之舉人莫謂何皆曰相公達此議 聖上從
此議上下盡義千載一時矣伊川守柳訒之獨曰
魯山在寧府穿衮龍袍頂平天冠如六臣輩忠臣
義士或以宗宰或以揔管或以銀臺玉堂列侍左
右高拱寶座何乃立石標刻強稱爲 魯山墓乎
滿座默然 長貧胡撰

昭陵附

文廟在東宮初行嘉禮于上護軍金五文之女號徽
嬪數年挾媚道事覺廢爲庶人又冊宗簿寺少尹奉
礪之女號純嬪過八年以有失德而廢立良娣權氏

為嬪郞 顯德王后也（金石聯）嬪配東宮德儀無至六
為 英陵眷慈年二十四誕 魯山致病七日而薨
（陰崖雜記）
葬于安山號昭陵（東閣雜記）
光廟丙子成三問之亂 后之母崔氏及 后弟權
自愼被極刑因并廢 后（東閣雜記○史記 后母 后弟自愼見誅謂 后當坐）
（因政府之請廢爲庶人云○陰崖雜記）
六月二十六日戊午議政府啓曰 顯德王后權
氏母阿只及弟自愼謀反伏誅其父專已追廢爲
庶人且 魯山君得罪 宗社已降封君其母亦

宜尚保名位請追廢爲庶人改葬從之金石班

丁丑　光廟嘗於禁中晝魘有怪即　命發　昭陵

其時使臣先剖石室欲見出　梓宮重不能勝軍

民駭惶爲文以祭之　梓宮乃出暴露三四日旋

命以民禮收葬發陵前數日夜半有婦人哭聲自

陵中出云將壞我室子將曝依聲動里民未幾變

作雖遷瘞丘原頗著靈異村民有觸犯其舊陵

木石者輒有風雨相戒不得近父老有目覩始末

而詳說之者陰崖雜記

辛卯城靴成宗二年布衣南孝溫上疏請復位號不

報

疏略曰臣按 世祖惠莊大王廓清大難化家爲

國不意丙子餘禍 昭陵見廢二十餘年寃魂無

依臣不知 文宗在天之靈肯獨享禴祠蒸嘗哉

臣固不知其事招其祥也其事招其災也然臣妄

意 昭陵之廢於人心未順天心所未順從可知

矣縱曰已毁之主禮不當復入 宗廟惟當追復

尊號改以禮葬一如 先后之禮以答民心以答

天譴以答 祖宗之意豈不美哉若曰廢之更歷

三代 祖宗之所未擧行者今不可追復禮葬則

請以 世祖戊寅之訓明之其訓 睿宗曰予當屯而汝當泰若局於吾迹而不知變通則非所以順吾之志也夫事有可行時有不可行時豈可泥於前不用變通哉況我 大明皇帝追復景泰之仁昭昭在天地間此即 當代事也伏願 殿下留神採擇焉則豈特庾息而已將見神人和天地位萬物育諸福之物莫不畢至矣秋江集

弘治燕山朝忠清都事金馹孫上疏請復位號不報野言別集

癸酉正德中宗八年兩司及玉堂請復位號廷爭踰時

得允東閣雜記

昭陵之廢五十八年人心沉痛冀復者久矣一日

經筵官蘇世讓發其端 上惕然命大臣六曹公

卿雜議之領相柳順汀金應箕盧公弼等皆以為

事在 祖宗朝不可復公弼即思愼之子也思愼預於遷陵之謀故公弼終始以為不可復金詮張順孫朴說申用溉曹繼商倡議可

復臺諫玉堂皆從太學生等上章踰時守閤會雷

震 太廟木 上驚懼趣召公卿臺諫侍從入言

闕失皆以 昭陵為對遂下 允命設都監督其

事野言別集談寂記

四月十七日開 昭陵舊塋 陰崖雜記

初 昭陵既廢移兆海濵絶莫守積年紀只傳一
阜是其所將奉遷土深而土匣無所見罔知所為
是夜監官假寐夢 后親憑几帳嚴具王后儀兩
丫鬟侍召監官勞之曰爾等勤苦監官拜伏駭汗
覺而異之明朝深加數尺許忽見漆片如掌翻着
鍤刃而出蓋 梓宮漆厚脫落而然果能克其事
謏寂記○卜吉遷葬于 顯陵同塋異原 新陵在
顯陵之左相去不遠只隔松杉下玄宮後兩間松
木數株無端立枯視役提調張順孫等命工人斫

去正開其歛 兩陵更無遽傷人皆以為精爽所
感又於開 陵日環 舊陵白日大雨俄頃而止
吁可怪也 陰崖雜記 ○提調宋軼金應箕等竣事後啓
曰臣等當初深慮久遠腐朽及開審則 梓宮俱
存斂襲完全然年久只有形體改以新衣襲凡
事無憾且改斂時宮人及內官雖進去而與莫大
之事不可不親監故臣等親監斂襲矣 東閣雜記
五月六日 顯德王后復祔 太廟如初 陰崖雜記 ○遷
葬誌曰 王后姓權氏遠祖金幸仕羅季守古昌郡
憤甄萱之亂擧邑降高麗太祖喜曰幸能炳幾達權

乃賜姓權官至太師自太師以後邑赫軒冕為東方
甲族皇曾考諱正中贈通政大夫工曹參議行通直
郎版圖正郎皇祖考諱伯宗嘉善大夫檢校漢城尹
贈中樞院副使皇考諱專資憲大夫中樞院使贈議
政府左議政皇妣崔氏高麗大儒中書令文憲公諱
冲之十二世孫書雲副正諱鄘之女以永樂戊戌三
月壬申生 后于洪州合德縣之私第 后生而淑
懿姿容異常言動中規宣德辛亥 文宗在儲宮
后選入為承徽未幾進良媛正統丁巳三月嬪奉氏
以不德廢冊 后為嬪肅承 兩宮怡愉奉歡恩遇

媵侍雖褻自持辛酉七月二十三日丁巳免身元孫
乃生 世宗喜甚即御勤政殿受羣臣賀宥境內翌
日戊午 后忽疾發薨于東宮之資善堂春秋二十
有四 兩宮震悼朝野莫不悲傷 兩宮爲服大功
五日 東宮服朞三十日以是年九月十四日丁未
賜謚曰顯德越二十日甲寅以禮葬于安山郡之尾
里山庚午 世宗薨 文宗即位追冊 后以顯德
王后陵曰昭陵 帝亦尋賜誥命壬申五月 文宗
薨奉葬 顯陵 世子嗣位是爲 魯山越三年甲
戌四日加上 后尊號曰仁孝順惠乙亥六月 世

祖受禪丙子五月成三問等謀逆被誅 魯山遜于
外降封君 后弟權自愼以黨三問亦誅 后考專
坐子自愼罪追廢爲庶人明年丁丑六月以議政府
請亦追廢至正德癸酉今 上因侍從聞其由則然
感動 命考實錄得其本末果不出於 先王之意
下宰相議追復皆謂 后廢在十六年之前無與自
愼之逆 后父雖坐廢 后旣儷尊 文廟母儀一
國不應并及況追廢之事出於政府之謬請本非
先王之意義當追復 上即命追復位號以是年四
月二十一日戊午以禮改葬移祔于 顯陵域之左

寅坐申向之原將以五月初六日癸酉躋祔新主于
太廟一國臣庶莫不欣悅感愴旣幸我 后幽寃鬱
抑得伸於五十餘年之後復仰 聖上誠孝善述爲
能追遠於無窮嗚呼至哉 后生一男卽 魯山君
無子女敬惠公主下嫁寧陽尉鄭悰生子曰眉壽輔
國崇祿大夫海平府院君亦無子

貞洞附

魯山夫人宋氏墓在於 魯山甥姪海平府院君鄭
眉壽悰之子墓山之內卽楊州乾川面也 夫人生時
不欲居在城內願處東郊瞻望 魯陵故自 朝家

營室于東門外號英嬪貞洞而 夫人別搆草屋數間而居焉素衣素食以終天年後事則屬于眉壽故魯山及夫人兩位神主尚在鄭家廟中子孫世祭云海平家傳

補遺 丙子正德中宗十一年 上御宣政殿延訪羣臣鄭光弼曰 魯山事今日自 上下問此美事然

世祖初即位時事在後世不可輕改

上曰 魯山事予意亦以爲不可輕議

侍讀官蔡忱曰 魯山立後事近與大臣議之大臣等以爲 魯山年代旣遠不可立後以廢主見

之則 魯山暗弱不克負荷而已非得罪於 宗
社者也豈諉諸年代之遠而不立後乎憫其孤魂
無託則當立後也司經奇遵曰若今立後則國脉
延長而聖德亦至矣古者不特祀帝王之無後而
至於大夫之無後者亦令祀之使有所託況既為
人君而孑然無託則豈非 聖朝之累乎以 祖
宗在天之靈見之則皆是一様子孫或孤魂無託
其得安乎
上曰若立後則年代之遠不可計也當更議以定鄭
光弼曰 魯山立後事臣意欲自 上使之不絕

其祀耳 魯山自 先王朝無神主今作神主又
造墓宅勢甚難矣雖好恐不可爲也使禮官磨鍊
不絶其祀則國家之意厚矣
上曰 魯山立後事在 先朝以爲難也更許之雖得
罪而孤魂無託在所不忍使宗親爲之後何如立後
無妨則當立議之何如申用溉曰事甚重大而議
論各異可詳處之遣史官議大臣柳詢議 魯山
見廢是出 祖宗處置其事重大 殿下今以繼
絶爲重遍欲置嗣仁則至矣然亦不可輕議朴說
宗千壽議立後以奉其祀實合 先王繼絶之義

傳于政院曰 魯山今已絕屬籍若以疎屬無職者爲嗣則襲爵亦難未得襲爵則其祀亦未久而還絕矣如不得已當如大臣所啓而國家爲之設祭則可永享不廢矣立後則不可也其言于該曹磨鍊節目以啓 以上皆補遺

十月進講禮記經筵官金磃奇遵等論及祭厲領議政鄭光弼諷 上延訪 魯山立後當否令弘文館禮曹博考古制東西班二品以上獻議竟以議不一而罷只令 魯山夫人宋氏生存時官給祭需 魯山夫人時寓安逸院 舊本係祭祝條

己亥韓山郡守李若氷上疏請立　魯山後以奉
其祀又啓不行

補遺 戊寅中宗十三年　魯山君夫人宋氏上言請
以奴婢財舍傳與鄭眉壽之妻
政院仍啓曰　魯山君夫人以眉壽爲侍養子眉
壽旣死又無後眉壽之妻若死則　魯山君無主
祀之人甚爲惻悵更令大臣議立後之事何如　啓
國首出嵋議
傳曰宋氏之願旣在於眉壽之妻不宜更議立後

補遺 定順王后諡後書

正德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卒海平府院君鄭眉壽妻
李氏處成文事叱段女矣身亦無后寡婦以身後諸
事無依據日夜哀泣爲有如乎次去丙子年十一月
分　魯山君教是乙　賜祭爲白有乎矣亦無依附
情理可憐爲乎等用良前矣自矣家翁亦中許與爲
有如乎仁昌坊伏家舍墻內祠堂前退三間熟設廳
三間各別造成女矣生前設奠爲在果同祠堂祭祀
傳守奉行人乙女矣邊族親以得係不得事是去等
自矣家翁段　文宗上典惟一外孫以　魯山君切
族是沙餘良自岾置女矣身爲暫無違心常時欽護

為許乎等用良前矣自矣宗翁處許與付奴婢內婢
寶老春一所生奴每邑同年二十一婢亏叱德三所
生奴金山年二十一等乙良女矣身後幸者以定體
為遣婢彔德奴四同婢鵲非奴石金奴莫同等五口
乙良蔓直定體為孫同奴婢等乙後所生并以永永
傳係為白良結節上言從財主願意斜給為只為
啓下為白乎等良成給為去乎去去財主 魯山君
夫人宋氏

證四寸娚秉忠奮義靖國功臣 嘉善大夫驪興君閔懷昌筆
執四寸娚秉忠奮義靖國功臣 嘉善大夫驪城君閔懷發

補遺 今上戊寅十一月三十日 端宗大王復位後禮曹判書崔奎瑞所啓鄭運熙即故參判重徽之孫也呈子臣曹以為 定順王后在時依於渠八代祖眉壽故東門外家岱及奴婢並十口成文別給眉壽身死後又為別給於其妻有文書二張皆親著圖書今不可置之於家入啓處置為言而 朝家賜牌亦無還推之事何以為之乎
上曰朝家無可推之事矣領議政柳尚運曰 朝家雖賜牌文書元無還推之事而此一二過家間古蹟不敢私藏有此陳達矣崔奎瑞曰其文書使之

仍置其家乎

上曰仍置其家可也

補遺 辛巳正德中宗十六年 傳曰 魯山夫人宋氏喪事無可依之例當依王子君夫人護喪禮數令禮官考啓于當酌宜○因禮曹回啓

傳曰 魯山夫人宋氏別賻以完山君夫人例只加瀝青漆棺槨各一部題給三年內祭需以壽膳供上

禮曹啓曰 魯山夫人喪禮請依大君夫人例

傳曰依啓

補遺 癸丑顯宗十四年應敎李子選疏曰頃日引對之

日以 魯山君祠典復舊事有所陳達即蒙 允
兪矣更聞則凡 魯墓施恤之典因兵燹裁減者
不特忌祭物而已 夫人墓亦準 魯山墓例舊
有守護軍又有祭田二結給復之規而到今守護
軍則因至革罷祭田則只給一結云今 聖上旣
復給忌祭祭物則此二事亦嘗在復舊之中且念
魯山君墓下已置廟宇以爲時節享祀之所而
獨於神主所在之處未有一間屋子不免與閭閻
匹夫之鬼混處一室之中 魯山雖罹禍降封曾
是君主一國之人揆以人情道理豈非未安乎偏

命依司就其神主所在之處營立祠宇且賜祭祝
以爲安靈歆格之地則其在 宣廟封植之擧
聖上隱傷之政可謂幸追而盡善矣
下該曹依疏辭施行 宜係祭祝而是 宣廟三 右事故並附于貞洞記

祠廟

庚戌 萬曆三十八年 光海二年命建祠宇 夫人李氏配焉
七月禮曹判書李廷龜啓曰 魯山君墓頻屢無
致祭事極未安
上曰令禮官議啓二十八日禮曹啓曰 魯山墓在
荒遠之地本郡設祭不成模樣至於 夫人之墓

在楊州豐壤而樵牧不禁自古帝王雖在草昧之
君皆有崇奉享祀之典我 朝之崇義殿亦其一
也別建數間祠宇以奉兩位神主墳墓所在處別
爲封植增定守塚人常加守護四名日兩忌日本
官守令措備祭物親往設祭自 朝廷每年降香
祝文以欽承 朝命之意撰述常用則情禮事體
庶可得中
傳曰議大臣又啓曰議于大臣則完平府院君李元
翼領議政李德馨領中樞府事尹承勳淸平府院
君韓應寅以爲依該曹啓辭施行爲當左議政李

恒福右議政沈喜壽以爲致祭之舉極爲允當至於祠宇近來土木繁興待數年民力稍寬然後議行爲當大臣之意如此但本曹之意則 魯山君祠宇不過略構數三間以爲妥靈之地功力不甚大段若只致祭而已則恐無尊奉之實惶恐並稟

傳曰依本曹啓辭從略構建以妥其靈八月又啓曰祠宇構建 聖旨特允是實追遠盛舉寧越及楊州墳所先遣禮官致祭祠宇如三淸洞淨僻處相度地勢速爲營造依崇義殿例造位板奉安春秋仲月遣官設祭差定內官二人守僕二人使之守

直何如
傳曰依允但祠宇建于都城内當否更議大臣又啓
曰大臣李元翼李恒福尹承勳韓應寅以爲如古
者墓廟之制建於墓側爲便李德馨以爲立祠於
年代既久之後似當就墳墓近地爲之都城中立
廟未知妥當就善壽以爲墓側立廟無妨云矣
依大臣議立廟於墓傍又啓曰當初禮官欲於都城
不遠處立廟盖欲倣崇義殿例行之且内官守僕
事 啓下矣今此祠建於墓側内官守直非便亦
不可以守護軍守直令本道依箕子殿例差奉二

負差出使之輪回守直守護軍六名差定分二番
替直祭官令本道差送其他祠典依　啓下舉行
祠宇成造後啓聞事本道行移何如
傳曰依允先是萬曆乙酉鄭崑壽爲監司金玏爲郡
守時始構祭廳三間及齋室廚舍於墓側至是仍
其舊而新丹雘安位板書曰　魯山君神位以
夫人宋氏位板配焉○墓左舊有禁夢庵爲野燹
所燬至是郡守金譚龍募僧設構五六間更其名曰
魯陵庵以守廟宇禁樵牧監司具由馳聞
回諭曰依五臺山史庫守直例一切勿侵完除雜役

以爲永久之規 本郡謄錄

祭祝

丙子 正德十一年 中宗十一年遣右承旨申鏛致祭祭文曰予主神人今將一紀德雖云寡務施無有貳緬思孤墳邈在東偏香火寥寞六十年言念至此良用惻然悠悠人事夫孰非天修壞之期有數存焉於昭列聖默誘予衷咨議廷臣僉言亦同天人意協載舉墜典守墓有人四時有奠茲將事由遣臣是告其諒予誠庶歆菲薄 事見上墳墓條 東閣雜記下同

嘉靖辛丑郡守朴忠元祭文曰王室之胄幼冲之

辟適丁否運遯于僻邑一尼青山萬古孫魂瘞幾

降臨式歆苾芬自魯山終後郡守多暴死世傳爲凶地忠元默爲郡守卽精具奠物祭之竟無事

丙子萬曆四年宣祖九年遣假承旨柳塤致祭文失不錄

辛巳宣祖十四年遣承旨李海壽致祭事見上文封

墓立一石先告事由獻官原州牧使金澥大祝洪川縣監沐嘉壽典祀官横城縣監趙孔賓

祭文曰幼冲嗣服遭家否運遜位居臬六月江郡

青山一掬精靈疇託百廿七年儀物迨闕樵牧相

尋蕪穢莫修蜀禽啾啾錦水悠悠士夫隕心行路

掩涕方伯具狀陳聞 天陛感激 宸衷命官議

禮立石易墓丞儼瞻視相彼兆域宅位頹圮先其
補土盛禮將舉神降祺歆永安斯處祝史謹善郡守吳澐製本郡謄錄
乙酉郡守金玏來省祭文失不收己丑去辭祭文
曰冲年運去峽裏龍遷寶氣成塵宿草埋烟天地
無言臣廢何心半山愁月百年寃禽倫彛不墜主儀
物漸舉香火以時瞻禮有所侍墓六載辭拜一朝
睨數幽襟天日孔昭
癸卯宣祖三十六年遣右副承旨鄭穀致祭祭文曰
緬惟玄宅僻在荒野遺冢多難未修香火有時遣官

今廢不擧感念嘻昔宗增惕慮茲輟從聯代奠洞酌
靈其有知倘來格本郡謄錄
庚戌光海二年遣禮曹參議李志完致祭祭文曰緬
惟東郡窮峽之鄉惟君幽宅粤在郡傍荒涼孤絕聆
竊傷怛 先王軫恤屢降芬苾顧予新服追感亦切
爰命有司俾講祀秩且遣春官特薦泂酌靈其不昧
庶幾歆格事見上祠廟條
戊午三月監司李稶祭文曰幼冲嗣服遭時孔艱
孤魂抱冤寂寞荒山寒泉嗚咽杜宇啼血式薦菲
薄庶幾來格

癸巳(崇禎後二十六年)孝宗四年遣禮曹參議金佐明致祭祭

文曰革除之際幼冲之年天命有歸峽土是遷邈彼

孤墳大江之滸 累朝封植妥靈有所享祀罔缺寔

薦籩豆自經喪亂未遑遵舊宮草荒墟香火凄凉予

用惻軫疚焉不忘玆涓吉日禮官將命齋奠蠲潔緬

慰泉壤

副提學金益熙啓曰 魯山墓在 祖宗朝或有

遣承旨禮曹堂上致祭時矣近來久廢與舉請依

祖宗朝故事爲之何如

上曰可矣禮官進去

致祭儀節

掌次設使者拜位於墓南諸執事先入再拜各就位司儀引使者就拜位司儀一人唱鞠躬拜興平身執事者以饌果設卓前司儀引使者詣香案前使者跪三上香初奠訖俯伏少退跪祝讀祭文訖司儀引使者還拜位亞奠終奠如初禮三奠畢司儀唱鞠躬再拜興平身祝捧祭文焚之諸執事各再拜

物目

餠白米九斗　粘白米二斗　飯白米五升　中

朴桂四器眞末五斗　紅白散子五器眞末五斗　茶食六器眞末

五斗　淸蜜二斗五升　眞油二斗　各色實果　祭

酒　肉燭次黃蠟一斤　生鰒三百介　生紅蛤

二斗　生餘項魚十三尾　生訥魚五尾　生錦

鱗魚十尾　乾文魚二尾　乾大口魚十尾　乾

廣魚五尾　生獐二口　生雉十首　乾雉三首

乫脯一介　眞茸五升　石茸一斗　各色醢

物　乾圓鰒一貼

排設圖


匙箸
盞 盞 盞
飯 羹
湯 湯 湯 湯 湯 湯
脯 熟菜 生菜 各色炙 艮醬 沈菜 平菹 醓
山蔘餠 霜花 各色切肉 煮生鰒 藥果 南肉 折餠 白朴 景丹
大棗 栢子 西瓜 正果 林檎 葡萄 榛子
茶食 茶食 茶食 茶食 茶食 茶食
紅散 紅散 白散 白散 白散
中桂 中桂 中桂 中桂

四時祭儀節

贊者謁者先就拜位皆四拜舊儀再拜下同詣盥洗位各就位謁者引獻官入就拜位獻官四拜進饌揷匙謁者引獻官詣盥洗位引詣神位前跪三上香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行初獻禮謁者引獻官詣尊所引詣神位前跪獻爵少退跪祝進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亞獻終獻如初獻禮進茶獻官四拜謁者引獻官詣望瘞位謁者引獻官出諸執事四拜以次出

物目

中朴桂四器　藥果二器　饊子二器眞末七斗淸蜜一斗
七升一合眞油九升六合實栢子二器八升實榛子二器一斗大棗
二器三升生梨二器二十介生栗二器五升栻杏五升銀獼猴
桃正果二器　葡萄正果二器　切肉二器大口六尾
廣魚六尾文魚二尾乾雉二首脯二器四貼食醢二器　平葅二器
熟菜二器　沉菜二器　艮醬二器二升匙貼二器
五色炙二器　雜湯二器　軟肉湯二器　生
鮮湯二器　生雉湯二器　都伊湯二器　泡湯
二器生獐一口生雉五首鷄六首生鮮甘醬五斗塩三升泡太二斗麪二器末米三升
餠二器淸器二山蔘二器　景丹二器　祭酒二器

五錔飯二器（合白米三斗粘 白米一斗八升）羹二器（甘藿 六斤）肉燭二雙（黃蠟 八兩）祝文紙一張油紙八張香一封

祝文式

維年號歲次干支某月朔干支某日干支具銜姓名
敢昭告于 魯山君之靈 夫人宋氏之靈伏以當
宁玄宮聿届僾辰恭承 朝命敢薦精禋謹以粢盛
庶品式陳明薦尚 饗（已上本 郡謄錄）

莊陵誌卷之一

莊陵誌卷之二

祭祀下

補遺 壬寅(康熙元年)顯宗三年遣禮曹參議趙涑錫致祭(文失不錄)

禮曹啓曰觀此趙涑錫書啓則 魯山墓祭用酒爵酒樽每爲借用殊甚苟且分付該曹使之隨便精造以送守墓之軍既以六名定式而於 宣廟朝既不得良民充定而本郡僅得入作之人妻四禁護之責推刷時以寺奴婢現出故移送官奴二名俾禁樵牧似不可無變通之道而所謂種山種

女乙男乙女務屬本道專意守護當否令該曹稟
處本郡之無僧舍而有僧役臣金佐明備細聞知
書啓於 先朝未過數年侵督如前殊甚可駭搗
砧蠶及義僧令本道該廳更勿侵責宜當亟節日
祭需價米太略未免徵責於民間劃給他邑之米
且不准給云本邑事勢誠爲悶慮令該廳稍加磨
鍊使祀典得以成形邑民得以支保何如啓
傳曰依允
戊申九年江原監司鄭榏狀啓 魯山君墓所在於
寧越郡北五里許臣於巡到本郡之時行過墓下

依例拜審則墓上莎草有畧干枯損處待明春寒
食祭依前例改莎之意分付而祠宇在於墓下奉
安 兩位位板常時未有開閉之事庭草荒涼但
有鳥跡見之無不咨嗟興感自 朝家差定士子
二人稱以祭奉四名日行祭時使之執事而窮峽
寒生等居在遠村連值凶歉一年四度裹粮往來
之艱不能支堪常時守直灑掃之事有不可責除
出本郡六斗收米每朔題給米一石以爲入番祭
奉一朔粮饌之資祭奉二人分定前後使之輪回
入直守墓軍六名亦令輪直從優給復以爲專力

守護之地何如下該曹依狀聞施行

乙卯令 上元年江原監司趙璟狀啓 魯山君墓在於寧越郡北臣歷路展拜省審則封墓已久莎草盡枯墓下祠宇堦砌頹落溢目荒凉行路咨嗟當初自 朝家定給六口奴婢以爲守護之地而其中二名物故之後尙未充代臣方枚擧代定之意移文該曹改莎草一款尤爲緊重而事係重大不可擅便令該曹稟旨定奪何如下該曹依啓聞施行

己未五年正月二十五日晝講時行大司憲尹鐫所

啓凡祀典之事所以格神明而感人心也我 朝
有歷代舉行以勵風敎者即 魯山君墳墓致祭
事是也此事始於 中廟朝 列聖虔恭舉行之
于 顯宗朝亦且行之及 上即位國家多事未
遑於此臣謂宜及今日遣官致祭以謹 祖宗之
故事矣 上曰遣禮曹堂上致祭
三月十二日遣禮曹參議閔就道致祭文失不錄
辛酉七年七月上用筵臣李敏敘議 命追封 魯
山君為魯山大君
八月二十日遣右副承旨宋昌致祭祭文曰惟靈粤

昔冲年遭罹否屯革除之際事有難言瞻彼若堂邈
矣東峽祇今荒麓寃禽啼血累朝封樹香火罔缺
昭陵告復隧壆典式擧獨於洪支徽稱未遑小子追念
有陽于中爰加大字寔斷予衷茲遣從臣替奠洞酌
不昧者存庶鑒悃愊知製敎吳道一製

先是宰昌啓曰臣以　魯山大君墓所致祭事今
日當拜辭下去而但念受香時服色與致祭時拜
禮兩款俱可疑者大凡朝臣致祭之時則例用時
服且無拜禮而至於　魯山大君墓所致祭則從
前爲祭官者俱用黑團領且有再拜禮云此或累

朝之所以致敬者與他大君有異而然也然此等節目未知眞必出於 朝家之定式則只憑傳說而仍為定禮亦涉未安令該曹服色拜禮兩款意遠稟定然後受香下去似當敢稟 傳曰依為之

因禮曹回啓

傳曰令亦以黑團領受香行再拜禮可也

二十六日禮曹因承旨宋昌書啓啓曰 魯山大君墓上莎草枯損則不可不及時修改表石及位版宜有改書之擧並令本道監司一依書啓詳審擧行至於守護人二名有闕而本郡無可合公賤

不得充定則事甚未安分付該院以隣近邑公賤劃給墓所近處寺刹募入之僧蠲減諸役明有累朝成命則他邑之稱以本鄕僧殊極未妥亦令本道一切禁斷俾無如前侵督之患宜當該院及本道監司處並爲分付何如　傳曰依啓

辛未十七年因六臣復官爵事　上曰魯山墓亦不可無致祭之擧卽遣近臣依前擧行自篇首至此皆補遺

題記　朴民獻隆慶辛未監司

昔者杜陵翁流落錦江邊爲是古帝魂百禽擁後先歎息成慷慨有誒如逆泉我來錦江頭有亭空

翼然霜雪無杜鵑但見樹參天巴蜀距東海道里
知幾千感憶古人懷分明如眼前

又　李海壽 萬曆辛巳致祭時承旨

入峽初迷路行行一線通烟霞多道氣淳朴見民
風祀典千年盛松楸萬事空刀山與錦水秋色夕
陽中

又　吳澐 致祭時大祝旌善郡守

錦水傷心碧長安極望通孤城明返照穿樹愴秋
風往事樵歌晩清塵暮靄空駿奔多感激盛禮百
年中

又　　　　鄭崑壽 甲申監司

木落山空夜二更滿江寒月為誰明我來却值無
鵑日且聽前灘嗚咽聲

又　　　　金玏 甲申郡守

往事悠悠歲幾更青山無語夕陽明啼鵑去後愁
寒樹暗帶悲風故作聲

又　　　　韓浚謙 乙未原州牧使

有鳥聲何苦長安路不通思歸千古恨啼血五更
風月白刃山曙春寒錦水空孤臣再拜淚一洒亂
雲中

又　李春元 己酉監司

魯山君墓越山裡黃草白楊風四起生存華屋豪
冕尊世事反覆無不至畢竟天意有所歸區區六
臣徒爲爾錦江亭上一輪月聲聲蜀魄心如醉羅
巾染血裡不得化作長虹滿空紫寅城老子一封
疏 聖朝尙修香火祀我有哀詞動鬼神地下褚
淵先媿死若道當時不盡哀墓前石人應墜淚

又　吳允謙 辛亥監司

衰草蕭蕭松栢踈寂寥山下數僧居漁翁不解傷
心事簑笠寒江坐釣魚

又　前人

寥落千山積雪時泠雲殘照更悽悲居人共說春江好只怕春來有子規

又　李樴 戊午監司

夜雨春江漲葡萄綠醱醅溶溶連峽遠滾滾抱村回萬里虹橋外百花潭水隈此間聞杜宇再拜轉堪哀

又　金澤龍 郡守

郡僻陵園古山高鳥棧通哀鵑啼夜月落鴈怨秋風流水千年在浮雲萬事空一樽愁易醉孤懷

倚窓中

又　　李璥 敬差官

錦水悠悠去遙將碧海通亭處多好月松古起悲
風仙馭一歸後江山千載空寃禽啼夜半聲斷
白雲中

又　　李媛 號玉峯

七日長于三日越哀詞吟斷魯陵雲妾身亦是
王孫女此地鵑聲不忍聞

又　　李明漢 崇禎庚辰監司

山木蕭森白日陰越山青暎魯陵深春來莫向

西川去苦月鵑聲淚滿襟

又　前人

春夜不知曙酒醒忽已明嶺雲寒欲落峽水曉仍
鳴梅竹樓何在汀洲草又生行人雙淚落不待子
規聲

又　俞棨 壬辰以前校理謫来

清冷江水去悠悠帝子何年降此洲湘浦烟波斑
竹恨　魯陵松栢白雲愁人耕廢址收殘玦潦漲
寒沙没故丘最是騷翁腸斷處杜鵑啼血萬山幽
清冷浦上　魯山安置處有村氓耕田得玉玦一枚蓋　魯山舊物云諺傳

又　李達 號蓀谷

懷糈客行遠千峯道路難東風蜀魄苦西日魯陵寒郡邑連山郭津亭壓水闌他鄉亦春色何處整憂端 補遺

附錄六臣傳　南孝溫 號秋江居士

朴彭年字仁叟 世宗朝登第 宣德壬子生員甲寅親試正統丁卯重試 與成三問等常任集賢殿見重於 上乙亥 光廟受禪彭年知王事終不濟臨慶會樓池欲自隕三問固止之曰方今神器雖移而尚有 上王我輩不死猶且後圖圖而不成死亦未晩今日之

死無益於國家彭年從之無何出爲忠清道觀察
使啓事於 朝不稱臣但書曰某官某 朝廷不
之知也翌年入爲刑曹參判與三問及三問父勝
兪應孚河緯地李塏柳誠源金礩權自愼等謀復
上王時天使来 光廟欲同 上王請宴於昌德
宮彭年等謀曰以勝及兪應孚爲别雲劒當宴擧
事閉城門除羽翼復立 上王謀已定適於其日
上命罷雲劒 世子亦以疾不從應孚猶欲擧事
彭年三問固止之曰今 世子在本宮公之雲劒
不用天也若擧事於此而倘世子聞變從景福宮

動兵則成敗未可知不如俟他日應孚曰事貴神
速若遲恐泄今 世子雖不來羽翼皆在此今日
若盡誅之衛 上王號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彭
年三問固不可曰非萬全計也遂止金礩知事不
成馳與其妻父鄭昌孫謀曰今 世子不隨駕特
除雲劒天也不如先發告僥倖得生昌孫即與礩
馳詣 闕上變告曰臣實不知礩獨與焉礩罪當
萬死 上特赦礩昌孫收彭年等鞫服 上愛其
才密諭曰汝能歸我而諱初謀則得生彭年笑而
不答稱 上必曰進賜 上令齪其口曰汝既稱

臣於我今雖不稱無益也對曰我是 上王臣豈
爲進賜臣也曾爲忠淸監司一年凡於狀牘未嘗
稱臣使人披其啓目果無一臣字初大年子憲皆
死妻爲官婢守節終身憲中生員亦正直臨刑顧
謂人曰毋以我爲亂臣金命重時爲禁府郞私謂
彭年曰公何以致有此禍歎曰中心不平不得不
爾公性沉潛寡默以小學律身終日端坐衣冠不
解令人起敬文章沖澹筆法慕鍾王云 光廟爲
領議政宴於府中彭年有詩曰廟堂深處動哀絲
萬事如今總不知柳綠東風吹細細花明春日正

遲遲 先王大業抽金櫃 聖主鴻恩倒玉巵不
樂何為長不樂賡歌醉飽太平時 光廟愛賞之
命繡板懸諸府中壁上云
世宗始設集賢殿揀文學之士兼帶經筵凡諸文翰
悉委任之早仕晩罷日官奏時然後乃得出朝夕
飯時以内官為對其隆待至矣如申高靈崔寧城
李延城鄭河東等十五人與朴仁叟成謹甫柳太
初李伯高河仲章皆擅名一時謹甫文瀾豪縱仲
章長於疏章太初天才夙成伯高清頴英發然儕
輩皆推仁叟為集大成謂其經術文章筆法俱善

也然皆被誅所著不顯於世云慵齋叢話○朴彭年忠誠出天當 天順皇帝隔靨時不宿正寢常藉草薦于户外人或問之曰天王在靨大下遑遑我雖陪臣不忍安心故耳恥齋日記○戊寅記聞以此爲河緯地事或云兩公皆行之○朴彭年世居懷德後移全義至今有朴洞遺址其子進士珣娶大丘居喬桐縣監李鐵根女至丙子之禍闔門皆沒珣之妻自求屬大丘爲取其故鄉也方有遺腹 朝廷命生男則隨坐生女則沒官及其分身也適有家婢同日而産女者易以養成蓋名朴婢是也成化中成廟朝珣之友壻李議政克昀来按本道招見朴婢技淚曰汝既長矣何不自首而終諱於 朝廷率朴婢上京自首 上特命宥之後改名曰壹珊

補遺 朴彭年祠宇在大丘河濱龍蛇之變倭奴欲

毁之始以火繼以斧終不能毁火迹斧痕尚今宛然尹梧陰斗壽以體察使來過有詩曰亂後人家百不存數間祠宇倚山根神明自是蒼天佑劫火何能震廟魂萬曆辛卯趙重峯憲來謁廟門外為文以祭曰嗚呼士生於世致身事主者不可以億數計也而求其盡心所事之死不渝者於商只得伯夷叔齊於晋只得欒共子於前朝只得洪忠平鄭文忠表表數人而已其外則蔑有聞焉斯乃見利忘義而六尺之孤終無所託矣豈非為君父之不幸哉先生與成謹甫諸人同受集賢之 命雖

其人心所歸天命亦改而先生戀主之心萬死不變使吾東土士人知有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壤之間聞風興起世不乏人先生之節可與日月爭光先生之名直垂天地而無窮嗚呼先生眞可謂百世之師也此憲之所以路遇賢孫俯仰遺祠而不勝景慕者也茲以友人之酒酌一大爵敬奠于

廟外

成三問字謹甫 世宗朝登第宣德乙卯生員戊午式年丁卯重試壯元恒侍 經幄啓沃弘多 英廟晩年有宿疾屢幸溫泉常命三問及朴彭年申叔舟崔恒李塏等

便服在駕前備顧問一時榮之癸酉　光廟誅金
宗瑞並賜集賢諸臣靖難功臣號三問恥之諸功
臣輪設宴三問獨不設乙亥　光廟受禪三問以
禮房承旨抱國璽慟哭　光廟方俯伏謙讓擧首
諦視之明年丙子與其父勝及朴彭年等謀復
上王期以詔使請宴日擧事會議於集賢殿三問
曰申叔舟吾所善然罪重不可不誅皆曰然使武
士各主所殺刑曹正郎尹鈴孫主申叔舟會其日
罷雲劍謀中止而鈴孫不之知方叔舟就便房沐
髮鈴孫按劍而前三問目止之及事覺被收　光

廟親鞫問叱之曰若等何爲反我三問抗聲曰欲復故主耳天下誰有不愛其君者乎我之心國人皆知之何謂反耶進賜平日動引周公周公亦有是否三問之爲此者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故也光廟頓足曰受禪之初曷不沮之而乃依我今背義乎三問曰勢不能也吾固知進不能禁退有一死然徒死無益忍而至此者欲圖後效耳　光廟曰汝不食我祿乎食祿而背反覆人也名爲復上王而實欲自爲也三問曰　上王在進賜何以臣我哉且不食進賜祿耳如不信籍我家而計之

光廟怒甚令武士灼鐵穿其脚斷其肱面顏色不變徐曰進賜之刑慘矣時申叔舟在上前三問叱之曰吾與汝在集賢時 世宗日抱王孫逍遙散步謂諸儒臣曰寡人千秋萬歲後卿等須護此兒言猶在耳汝獨忘之耶不意汝之惡至於此也提學姜希顏辭連拷訊不服 上問曰希顏與謀乎三問曰實不知之進賜盡殺名士宜留此用之希顏由是得免三問車載出門顏色自若顧左右曰若輩佐賢主致太平三問歸見故主於地下笑謂監刑官金命重曰此何事耶既死籍其家自乙亥

以後祿捧別置一室言曰某月之祿家無所餘寢房唯有苫薦而已有子五人長曰元妻爲官婢全節方 光廟之受禪也勝以都摠管入直聞禪位事送奴政院數問三問不答久之三問起如厠仰天太息曰事畢矣奴以白勝勝亦太息促馬歸家奴竊伺視之涕淚如泉卽告病卧一室不起家人亦不得見面唯三問來辟左右與語三問爲人詼諧放浪喜談謔坐卧無節外若無持守內操堅確有不可奪之志云有詩曰食君之食衣君衣素志平生莫願違一死固知忠義在 顯陵松柏夢依依

世傳此為謹甫所作而秋江記云成勝詩○三問生於洪州赤洞始生時空中有問者三故名 東閣記

顯廟久在承華春秋向高而況潛學問晝夜不懈月明人靜或手携一卷步至集賢直廬與之問難時成三問等直殿夜不敢輒解冠帶一日宵刻將半意 鶴駕不出脫服欲卧忽聞户外履聲呼謹甫至驚遑顛倒而拜聖學之勤好士之篤誠千古之所罕聞也 龍泉談寂記

祠墓 湖西恩津縣有成三問墓鄭孝誠為縣監見其傍有松屹然獨立遂作墓松詩序曰余叨宰恩縣令六朞矣未嘗知成謹甫之墓在於境内一日

夕與治下之八偶然語及之始知謹甫之墓在此地也噫謹甫之死而墓也忽然一松生乎其下雖雜於蓬蒿之間而已成凌雲之氣樵童斧之而不能害焉山火焚之而不能焦焉鬱鬱然卓卓然將為歲寒之姿而不欲與世人之所謂棟樑者等列嵬然獨立於塋域之上而磊磊落落不可犯之意未嘗摧折於嚴霜積雪之中無乃此松為之精神為之氣魄而有所相資者耶嗚呼先生松耶松是先生耶松是先生先生是松吾不可知而松亦先生也先生亦松也後千載知松與先生者亦一松與

先生也嗚呼言不可盡遂爲之詩曰貞貞獨松凜凜孤忠百年相依萬古高風上人金潤少時負一笈上山寺見路傍有一抔頹土不辨其爲墓也登而撫之矣其夜夢有無頭丈人來言曰君以有識之士何其污我壙土也我即成三問也潤驚覺即精具祭物往酹其墓而改築之○盖葬一體墓云而典守無人今失其所

李塏字清甫一字伯高牧隱之曾孫種善之孫也生而能文有祖父風正統丙辰親試丁卯重試與丙子之謀事覺詭鞫方彭年三問繫闕庭灼刑塏徐曰此何等刑也爲人瘦弱嚴刑之下顏色不變人皆壯之與三問同日死臨車載有詩曰禹鼎重時生亦大鴻毛輕處死猶榮明發不寐出門去 顯陵松栢夢中青

河緯地字天章一字仲章世宗朝登第宣德乙卯生員正統戊午式年壯元爲人沉靜寡默口無擇言恭而有禮過闕必下雖雨潦不曾避路常在集賢侍講經幄多所補正及 魯山幼冲嗣位八公子强盛人心危疑朴彭年嘗借簑衣於緯地以詩答寄曰男兒得失古猶今頭上分明白日臨持贈簑衣應有意五湖烟雨好相尋蓋傷時也及誅金宗瑞 光廟爲首相盡賣朝服以前司諫退居善山 光廟白 上以左司諫徵之上書辭不就乙亥 光廟受禪教書請致至勤緯地就召拜禮曹叅判而恥食祿自乙

亥以後別貯一室而不食及丙子之變灼刑三問等次及緯地曰旣加我反逆之名則厥罪應誅夫復何問 上怒弛不施灼刑與三問等同日死世宗培養人才至 文廟時方盛論一時人物推緯地爲首緯地有二子長曰琥次曰珀禁府都事來珀年弱冠略無懼色謂都事與母訣入門跪告於母曰死不難也父旣被殺子不可獨生但有妹將笄雖沒爲賤隸婦人之義猶當從一而終勿爲狗彘之行也遂再拜而出從容就死人謂河氏有子矣 松窩雜記

補遺 墓在善山府西古方山之原夫人金氏同其宅張旅軒顯光撰墓誌誌云先生兄綱地先先生登第兄紀地與先生同榜季弟紹地生員有子曰璉亦生員並死於禍 府使趙纘韓爲文以祭曰嗚呼哀哉

泰山喬嶽可斷可屈先生之志不可屈也穹溟砥
柱可憑可拔先生之操不可奪也嗚呼王珮長裾
非我所先金貂華秩非我所榮予羨巳比誰適爲
容食焉不粟服焉不衷時命殉義遇觸乃激嗚呼
風雹龘龘寰宇辟易震霆虩虩生類瑟縮日月上
慘收魂晦魄鬼神傍慴嚬呻躑躅嗚呼刀鋸斧礩
不能動髮大山湯海不能戚蘇從容不色蹈烈是
篤鴻毛益輕金石愈確辭正義屹　聖懲殷勸虧
躬完節與五爲六嗚呼維洛沄沄有時而涸維烏
矗矗有時而谷維其烈烈氣也何熄猥以譾劣叨

宰邦域敢揭賤虔薦此泂酌伏願英靈庶賜臨格

柳誠源字太初 世宗朝登第正統甲子式年丁卯重試癸酉百官上請褒 世祖之功比周公令集賢殿起詔草諸學士皆亡去獨誠源在爲迫脅起草出就家慟哭家人莫知其故及 魯山爲上王授成均司藝預丙子之謀事發拿三問去誠源時在館諸生以三問事告之即命駕還家與妻酌酒訣飮上祠堂久不下往視之不脫冠帶拔佩刀自刎救之已無及矣然不知其所以俄而吏來取屍去磔之

世宗勵精文治歲庚子置集賢殿選文士文章之士

欝欝葦出集賢殿南有大柳庚午間白鵲來巢子皆白朴仲林朴彭年河緯地成三問李塏柳誠源一時顯隆歲癸酉柳盡枯或戲誠源曰禍必自柳始識源果敗集賢罷筆苑雜記

俞應孚武人也雄勇善射 英廟文廟皆愛重之位至二品丙子事發拿至闕庭 上問曰汝欲何為對曰當請宴日欲以一尺劒廢足下復故主不幸為奸人所發應孚復何為哉足下速殺我 光廟怒罵曰汝托名 上王欲圖社稷令武士剥膚而問情不服顧謂三問等曰人謂書生不足與謀

果然曩者請宴之日吾欲試劒汝輩固止之曰非
萬全計以致今日之禍汝等人而無謀何異畜生
白 上曰如欲問情外事問彼豎儒即閉口不答
上愈怒命取灼鐵置腹下油火並煎而顏色不變
徐待鐵冷取鐵投地曰此鐵冷更灼來終不服而
死應孚性至孝凡可以慰母心者無所不為與弟
應信俱以射獵名世遇禽發無不中家貧無儋石
之儲而養母之具未嘗不贍母嘗往袍川田庄兄
弟從行於馬上翻身仰射鴈應弦而墮母大喜身
長過人而容貌嚴壯清如於陵仲子為宰相而苦

席遮房戶食無肉有時絶糧妻子怨罵死之日哭
謂路人曰生無所庇死得大禍初舉謀時衆中奮
拳曰誅權擥韓明澮此拳足矣何用大劒嘗爲咸
吉道節制使有詩曰將軍持節鎭夷邊紫塞無塵
士卒眠駿馬五千嘶柳下良鷹三百坐樓前此亦
可見其氣像云無子有二女
許詡孔巖人領議政稠之子也家世忠孝喪父事
母色養仕　世宗朝二十餘年謹身守口　文宗
昇遐與皇甫仁金宗瑞受　顧命輔幼主爲左參
贊時　光廟在首陽邸將赴京師詡請於　光廟

曰方今梓宮在殯 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未
親公子爲國家柱石去將何之 光廟心韙其言
癸酉 光廟與權擥韓明澮等密謀誅金宗瑞擇
其黨撲殺之領議政皇甫仁吏曹判書趙克寬右
賛成李穰等皆死錄靖難功 光廟爲領議政羣
臣皆入賀宴謿以有前言得無死名入與宴行酒
樂作宰相鄭麟趾韓確等拊掌驩笑謿獨憮然不
食肉 光廟問其故託以齋日 光廟心知其意
而不復詰已而命梟宗瑞仁等首于市誅其子孫
謿曰此人胡大罪至於梟示孥戮乎宗瑞則與謿

交疎其心未能知若仁審知其爲人萬無謀反之理 光廟曰汝不食肉意固在此對曰然朝廷元老同日盡死謝生亦足矣又忍食肉乎因流涕光廟怒甚猶愛其才德不欲致之死李季甸力勸謫謫於外竟縊殺之自此朝廷盡變秋江集謫之子修撰曉庚被死於丙子禍丙辰丁巳錄○其子孫謫襯山仍居焉

李澄玉梁山人武勇絕人初守富居柵屢立戰功威名大振華夷畏之王鎮之役尤有功焉金宗瑞甚器異之癸酉之變宗瑞等盡死 光廟受禪澄玉爲咸吉道節制使 光廟密遣朴好問輕騎疾

代名澄玉還遂朝澄玉受代行一日忽曰節制使重任好問匿聲来代者何哉裹甲還趍見好問厲聲言有議事好問出對澄玉擊殺之部勒軍馬移書野人自稱大金皇帝將定都于五國城野人皆服從澄玉設置官屬刻期將越江行至鍾城會日暮判官鄭悰欲夜圖之進曰暮夜行軍部伍相失不如待明曉澄玉可之據椅假寐其子伏椅底忽告澄玉曰夢大人腦血流下椅脚澄玉叱之曰吉徵也言未畢悰率死士突入澄玉超越高垣逃於民家追殺之蓋掩其不備云 類編西征錄 [illegible] 謹按 壯關開創記悰殺澄玉

時與鍾城府使鄭種首倡同議夜率鍾城內廂軍突入澄玉所殺澄玉及其子滋源潤源妾子鐵同軍官朴文憲等三十餘人報告觀察使啓達種等並錄勳云

鄭苯晉州人高麗檢校贊成事文宣公郊隱以吾之子有器局　世祖誅金宗瑞時以金慶道等都體察使自嶺南回至忠州見徇首行至用安驛前京官馳馹來喝云有傳旨公即下馬再拜問曰受刑路中不祥可就驛館否曰甚促受旨押歸配所耳公又再拜曰生我耶還上馬與官行赴樂安官即舊公郎僚行十餘日一不問朝廷事到謫所勞苦謝別而已公在謫常奉神主一日曉起謂隨行

僧曰精具一飯吾祀吾祖既祭盡焚其神主俄而

使至賜死補遺李石亨延安人　英廟朝登三壯元名冠一時與朴彭年成三問最親友

以全羅監司聞三問獄題詩壁上曰虞時二女竹秦日大夫松縱有哀榮異寧為冷熱容臺諫請鞫

問詩意　光廟覽之曰詩人命意不知所在何必問事遂止海東樂府○李孟專星州人也移居善

山早擢高第選補翰林清德直聲振耀一世與金司藝淑滋金畢齋宗直為平生道義交　世宗朝

歷司諫院正言自景泰甲戌有憂遠之志托以聾瞽終身不仕三仁傳○鄭保圃隱之孫也佯放浪

不羈及六臣獄起常慷慨公之庶妹韓明澮之妾也一往訪問相公何往妹曰鞫罪人在闕公揮手

曰此何罪人也令公若殺此人當為萬古罪人明澮還聞其語即上啓　光廟親鞫供曰素知朴彭

年成三問之為正人君子故有是言將命轘之以忠臣之孫特減死流配延日縣丙子錄

金時習字悅卿高麗侍中台鉉之後允柱生謙侃

諱侃生日省曰省娶仙槎張氏生時習于漢陽離
毗八月自能知書三歲能綴詩五歲通大學號神
童　世宗召試以詩賜帛還家聲振一國稱曰五
歲而不名時習旣蒙　睿奬益懋遠業　魯山遜
位方讀書于三角即閉户大哭盡焚其書陷于溷
厠而逃之托跡緇門僧名雪岑累變其號曰清寒
子東峯碧山清隱贅世翁梅月堂為人豪邁英發
簡率勁直傷時憤俗氣鬱不平不能隨世低仰遂
放形骸之外域中山川足迹殆遍遇勝則棲焉登
覽故都躑躅悲歌累日不已聰悟絶人不煩傳授

而古今文籍通貫無漏人有學問者應口說無疑
磊磈慷慨之胷無以自宣凡世間風雲泉石花果
鳥獸人事之是非得失貴賤死生至於性命理氣
陰陽幽顯可指而言者一寓於文章故其爲辭也
水涌風發山嶷海涵神唱鬼酬間見層出使人莫
知端倪聲律格調不甚經意而思致高遠迥出常
情於道理雖少玩索存養之功才智之卓有所領
解橫談竪論不失儒家宗旨至如禪道二家深究
病源而喜作禪語發闡玄微頓脫無滯礙雖老釋
深於其學莫敢抗其鋒自以聲名早盛而一朝迯

世心儒迹佛取恠於時故作狂易之態以掩其實
士子有欲受學者逆擊以木石或彎弓將射以試其
誠喜開山田雖綺紈家兒必役以耘穫終始傳業
者鮮矣好白樹題詩諷詠良久輒哭而削之或題
于紙不示人投水火或刻木為農夫之形置案側
熟視終日亦哭而焚之有時所種禾甚盛穎粟可
玩乘醉揮鎌盡頽委地因放聲而哭行止叵測大
被流俗所嗤點見除目達官或非人望則必哭曰
斯民何罪此人當此任耶時名卿金守温徐居正
賞以國士居正方趍朝時習藍縷帶索遇諸市仰

首呼曰剛中安穩居正笑應之駐軒語一市駭視金守温知館事以孟子見梁王論試諸儒有上舍生見時習曰乖崖守温別號好劇見梁惠王豈合論題時習笑曰非此老不出此題乃走筆成篇曰試睹此老守温讀未終遽問曰悅卿近住京山何寺其見知如此其論大略以為梁惠僭王孟子當不見云守温卒人有言坐化者時習曰吾但聞曾子易簀子路結纓而已成化十七年年四十七為文以祭祖父略曰帝敷五教有親居先罪列三千不孝為大凡居覆載之內孰負養育之恩愚騃小子似

續本支沉滯異端末路方悔漢武帝七十年始悟田丞相之說元德公一百歲乃化許魯齋之風云云遂娶安氏女為妻人多勸之仕終不屈志放曠如舊值月夜喜誦離騷經誦罷必哭或入訟庭持曲作直詭辯必勝案成大笑破棄之多與挑達市童遊醉倒街上一日見領議政鄭昌孫過市大呼曰彼漢宜休人危之絕交惟秀川副正貞恩南孝温安應世洪裕孫輩數人終始不渝未幾妻沒復還山作頭陀形者（僧家剪髮齊眉者謂之頭陀）喜遊江陵襄陽之間柳自漢宰襄陽待以禮勸復家業行于世時習

以書謝之有曰將製長鑱用斲苓朮庶欲萬樹凝霜修仲由之縕袍千山積雪整王公之鶴氅與其落魄而居世孰若逍遥而送生䔲千載之下知余之素志弘治六年終年五十九生時手畫老少二像且自贊曰爾形至藐爾言大侗宜爾寘之溝壑之中○臣謹按人軆天地之塞以清濁厚薄之不齊有生知學知之别與以義理言也若於時習者於文天得則文字亦有生知矣佯狂避世微意可尚而必抛棄名教蕩然自恣者何歟雖藏光匿影使後世不知有金時習抑何惘焉雖然標節義扶

倫紀可與日月爭光聞其風懦夫亦立則雖謂之百世之師近矣（栗谷集）梅月堂平生心懷世人未窺觀詩集好使薇蕨字亦可知意所在余見老衲頗聞玄理問所受師則必時逮事五歲仍曰五歲著述傳世者僅百之一二陪居中興寺最久每致雨後折紙百餘端具筆硯隨後擇（端）急處而坐沉吟作詩且書且放紙盡乃還一日所述幾百餘首此亦其意難窺（思齋摭言）○光廟嘗作法會于內殿岑亦被揀預忽凌晨逃出不知所之遣使踵之則故陷溷穢中露半面而已有泌彌喉音清楚能出商聲

朗咏長吟遺響裊空每值皓月中宵獨立沙磧咏
離騷經一過輒淚下沾襟性嗜酒醉則曰不見我
英廟流涕甚悲入金鰲山作新話藏石室曰後世
必有知岑者大抵述異寓意作也 徐達城居
正嘗以姜太公釣魚圖示悅卿求詩即題一絕云
風雨蕭蕭拂釣磯渭川魚鳥識忘機如何老作鷹
揚將空使夷齊餓採薇達城默然良久曰子之詩
吾之罪案也 清江詩話
南孝溫字伯恭號秋江性倜儻篤學好古有志節
友朱溪正深源安應世子挺弘治壬子年三十九

而卒(謏聞鎖錄)○秋江性慷慨嘗師清寒子放跡物外與世俗不相關年十八上書 成廟朝請復 昭陵每憤時事或登母岳痛哭而返危言激論雖觸諱莫忌也大猷伯勗戒止之終不聽(丙辰丁巳錄)○秋江早歲棄科業從悅卿遊一日悅卿謂秋江曰我則受 英廟厚知為此辛苦生活宜也公則異於我何不為世道計也耶秋江曰 昭陵一事天地大變復 昭陵之後赴舉不晩也悅卿不復強之云(象村獨詁)○伯恭又號杏雨才行卓越惡衣食常乘雖馬性嗜酒母責之著止酒賦十年不飲病風復

飮不仕終於家師友言行錄○秋江墳在高陽蕪山命
剖棺有一子名忠世有狂易疾及是並命殺之妻
趙氏守屍三日夜取歸家葬祭如禮人皆歎服謏聞
瑣錄○南孝溫以上舍未顯達早死爲人好古倜儻
出世俗科臼外其遺與詩曰蒯生遇安期知爲不
世翁豎兒着大楚幟封視沛公如何說齊王願欲
作元功若非桀狗辯幾陷大辟中又曰嗣宗爲已
魏緍猕視文帝猖狂引麴生六生託孝契却得僞
主婚大節貽萬世賊曾責無禮可笑不自許又曰
胡元驅大宋兩京遂黃塵魯齋許文正被髮爲其

臣欲將堯舜道強教板屋人方圓不能周畢竟無

新民上同 補遺 嘗作六臣傳門人以大禍將迫欲止之公曰吾豈惜死終沒大賢忠義之名乎遂成野史一篇行於世

戊午史禍

弘治戊午燕山四年七月十七日傳旨金宗直草茅賤士世祖朝登第成宗擢置經筵久在侍從寵恩傾朝及其病退特賜米穀以終其年今其弟子金馹孫所修史草以不道之言誣錄先王朝事又載其師吊義帝文曰丁丑十月余自密城道京山宿踏溪驛夢有神人被七章之服頎然而來自言楚懷王

心為西楚霸王項籍所弑沉之郴江因忽不見余覺
而愕然曰懷王南楚余則東夷地之相去萬有餘里
世之相後千有餘載來感夢寐茲何象也且考之史
無投江之語豈羽使人密擊而投其屍于水歟是未
可知也遂為文以弔之惟天賦物則以予人兮孰不
知其尊四大與五常匪華豐而夷嗇兮曷古有而今
亡故吾夷人又後千祀兮恭弔楚之懷王昔祖龍之
弄牙角兮四海之波殷為衁雖鱣鮪鰍鯢曷自保兮
思網漏而營營時六國之遺祚兮沉淪播越僅媲夫
編氓梁也南國之將種兮踵魚狐而起事求得王以

從民望兮存熊繹於不祀握乾符而面陽兮天下固
無尊於芊氏遣長者而入關兮亦有足觀其仁義羊
狠狼貪擅夷冠軍兮胡不收而膏齊斧嗚呼勢有大
不然者兮吾於王而益懼爲醢腊於反噬兮果天運
之躋鑑郴之山嶶以觸天兮景朦朧而向晏郴之水
流以日夜兮波滔溢而不返天長地久恨其曷既乎
魂至今猶飄蕩余之心貫于金石兮王忽臨乎夢想
循紫陽之老筆兮思陳淳以欽欽舉雲罍以酹地兮
冀英靈之來歆云其曰祖龍之弄牙角兮者祖龍秦
始皇也宗直以始皇比　世祖其曰求　得王以從民

望兮者王楚懷王孫心初項梁欲誅秦求孫心以爲
義帝宗直以義帝比魯山其曰羊狠狼貪擅夷冠軍
兮者宗直以羊狠狼貪指　世廟擅夷一冠軍者指
世廟誅金宗瑞其曰胡不收而膏齊斧者宗直指魯
山胡不收　世廟云云其曰爲藍腊於久噬兮者宗
直謂魯山不收　世廟反爲世廟藍腊云云其曰循
紫陽之老筆兮思螴蜳以欽欽者宗直以朱子自處
其心作賦以擬綱目之筆馹孫贅其文曰以爲忠憤
念我　世廟大王當國家危疑之際奸臣謀亂禍機
喬發誅除逆徒　宗社危而復安子孫相繼以至于

今功業巍巍德冠百王一不意宗直與其門徒譏議聖
德至使馹孫誣書於史此豈一朝一夕之故陰蓄不
臣之心而歷事三朝予今思之不覺懍慄其議刑名
以啓七月二十七日以亂逆伏誅告 宗廟文略曰
豈意奸臣潛懷不軌假托古事播諸文字羣黨
誣詆聖德亂逆不道罪大惡極告 社稷文略曰搆
為誣辭非毀聖德罪在不道亘伏大辟 頒赦文略曰
恭惟我 世祖惠莊大王以神武之資 當國家危疑
羣奸盤據之際沉幾膺斷戡定禍亂天 命人心自有
攸屬聖德神功卓冠百王增光 祖宗 艱大之業貽

厥子孫燕翼之謨繼承式至今休不意奸臣金
宗直包藏禍心陰結黨類欲售凶謀爲日久矣假托
項籍弑義帝之事形諸文字詆毀 先王滔天之惡
罪在不赦論以大逆剖棺斬屍其徒金馹孫權五福
權景裕朋比黨惡同聲相濟稱美其文以爲忠憤所
激書諸史草欲垂不朽其罪與宗直同科並令陵遲
處死馹孫又與李穆許盤姜謙等誣飾 先王所無
之事轉相告語筆之於史李穆許盤並皆處斬姜謙
決杖一百籍沒家產極邊爲奴表沿沫洪翰鄭汝昌
茂豐副正摠等罪犯亂言姜景叙李守恭鄭希良鄭

承祖等知亂言而不告並決杖一百流三千里李宗準崔溥李黿李胄金宏弼朴漢柱任熙載康伯珍李繼孟姜渾俱以宗直門徒結為朋黨互相稱譽或譏議國政誹訕時事熙載決杖一百李胄決杖一百極邊付處李宗準崔溥李黿金宏弼朴漢柱康伯珍李繼孟姜渾等並決杖八十遠方付處而流人等並定烽燧庭爐干之役修史官等見馹孫等史草不即啓魚世謙李克墩柳洵尹孝孫等罷職洪貴達趙益貞許琛安琛等左遷隨其罪之輕重俱以、從決譴將事由告于　宗廟社稷顧予寡昧剪除奸黨戩俱之念

旣深而喜幸之心亦切於戲 臣無狀旣伏不道之
罪雷雨作解宜霈維新之恩左議政韓致亨等進賀
箋略曰豈意逆儔敢肆反側假託妖妄用售不軌之
心傳播文史自逮莫大之罪大小共憤臣民咸讎覆
載難容豈天誅之可逭雷霆旣震致陰慝之旋消云

李世英日紀

金馹孫嘗受業於宗直及爲獻納盡言不避權貴
又疏論李克墩與成俊互相傾軋將成牛李之黨
克墩大怒及開史局克墩爲堂上見馹孫史草書
己惡甚恚又書 世祖朝事克墩欲因此以報其

怨一日昇人語摠裁官魚世謙曰駙孫誣毀　先王臣子見如此事不聞於上可乎吾意謂封其吏草以啓聽上處分則於吾屬無患矣世謙愕然不荅乃謀於柳子光子光素恚宗直欲攘臂曰此豈遲疑之事乎即往見盧思慎尹弼商韓致亨先叙受恩　世祖不可忘之意動其心然後乃言其事蓋思慎弼商　世祖寵臣致亨之族連宮掖料其必從已故語之三人者果皆從俱詣差備門呼都承旨愼守勤耳語良久乃啓之王猜暴不喜學文故尤惡文士曰要名凌上使我不得自由者皆此輩也

常鬱鬱不樂欲一施快而未敢下手及聞子光等
所啓以爲忠於國家奬待特厚命於南賓廳鞫因
子光以獄事自任於座中大言曰今日是朝廷改
排之時須有如此大處置不宜尋常以治之也子
光猶慮治獄漸弛日夜謀所以鍛鍊者一日自袖
中出一卷書乃宗直文集也摘其中弔義帝文與
述酒詩遍示諸推官曰此皆指 世廟侫騈孫之
惡宗直誨而成之也自爲註釋逐句而解之令王
易知仍啓曰宗直誣毀我 世祖宜論以大逆不
道其所爲文不宜流傳並皆燒毀王從之子光欲

秉王怒爲一網打盡之計目弼商等曰此人之惡
尼爲臣子不共戴天之讎當究問其黨與一切鋤
去然後方得清明不爾則餘黨復起禍亂之作不
久矣思愼搖首止之曰武靈何至爲此言也獨不
聞黨錮之事乎禁網日峻士流無所容迹而漢隨
以亡清論之亡非國家之福武靈何言之謬耶當
初吾輩所啓爲史事耳今枝蔓引不干於史事
者因繫日衆無乃非吾輩本意乎子光不悅及定
罪之日思愼議獨不同子光作色詰之各以其意
而啓之王從子光等議是日晝晦雨下如注風從

東南起桵木飛一瓦城中人庶莫不顚仆股慄不充意滿氣得揚揚而歸家自是咸行中外朝廷視如毒虵莫敢忤其意儒林喪氣重足累息學舍蕭然數月間無有讀誦聲柳子光傳詳見戊午錄

元生夢遊錄

世有元子虛者慷慨士也氣宇磊落不容於時屢抱羅隱之悲難堪原憲之貧朝出而耕暮歸讀古人書嘗閱史至歷代危亡運移勢去處則未嘗不掩卷流涕若身處其時汲汲焉如見其喪亡而力不能扶者也中秋之夕隨月披覽夜闌神疲倚榻

而聽身忽輕擧縹緲悠揚飄然若羽化而仙也止
一江岸則長流逶迤群山糾紛時夜將半忽然擧
目如有千載不平之氣乃劃然長嘯復吟一絶曰
恨入長江咽不流荻花楓葉冷颼颼分明認是長
沙岸月白英靈何處遊徘徊顧眄之際忽有跫音
自遠而近有頃蘆花深處閃出一箇好男兒幅巾
野服神清眉麗凜凜乎有首陽之遺風來揖于前
曰子虛來何遲吾王奉邀子虛發其山精水怪然
其形貌俊邁擧止閑雅不覺暗暗稱奇乃肩隨而
行百餘步許有亭突兀臨江上有一人憑欄而坐

衣冠一如王者又有五人侍側都是世間之豪後
相貌堂堂神采揚揚肩藏扣馬蹈海之義腹蘊孽
天奉日之志真所謂託六尺孤寄百里命者也見
子虛至皆出迎子虛不與五人為禮入謁王前反
走而立以待坐定而跪於末席子虛之上則幅巾
者也其上五人則相次而坐矣子虛莫能測甚不
自安王曰夙聞蘭香深慕薄雲良宵邂逅無相訝
乎子虛乃避席而謝坐已定相與論古今興亡疊
疊不厭幅巾者噓噫而言曰堯舜禹湯之後於媢
取禪者藉焉以臣伐君者名焉千載滔滔其莫之

救咄咄四君永為嗚矣言未旣王乃正色曰惡是何言也有四君之聖而處四君之時則可無四君之聖而非四君之時則不可四君者豈有罪哉顧籍而名之者非也幅巾者拜手稽首謝曰中心不平不自知言之至於憤也王曰辭佳客在坐不須閑論他事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乃解錦袍賖酒江村酒數行王乃持酒哽咽顧謂六人曰卿等盍各言志以叙幽寃乎六人曰王庸作歌臣等賡載王乃愀然整襟寃不自勝乃歌曰江波咽咽兮流無窮我恨長長兮與之同生有千乘死作孤䰟初

是為圭帝乃陽尊故國臣民盡輸款籍六七臣同愧廡有託今夕何夕共上江樓波光月色使我心愁悲歌一曲天地悠悠歌罷五人各詠一絶第一坐者吟曰深恨才非可託孤國移臣辱更捐軀如今俯仰慙天地悔不當年早自圖第二坐者吟曰受命先朝荷寵隆臨危肯惜殞微躬可憐一死云名猶烈取義成仁父子同第三坐者吟曰壯節寧為爵祿遙含章猶抱採薇心殘軀一死何能說痛哭當年帝在郴第四坐者吟曰微臣自有膽輪囷那忍偷生見喪淪將死一詩言也善可能慙愧二心

人第五坐者吟曰哀哀當日志何如死日寧論死後譽最是千秋難洒恥集賢曾草賞功書幅巾者搔首濯纓長吟曰擧目山河異昔時新亭共作楚囚悲心驚興廢腸猶裂憤切忠邪涕自垂粟里清風元亮老首陽寒月伯夷飢一編青史堪傳後千載應為善惡師吟歌屬子虛子虛元秉慷慨者也乃扠淚悲吟曰往事憑誰問荒山土一丘恨深精衛死魂斷杜鵑愁故國何時返江樓此日遊悲深歌數闋殘月荻花秋吟斷滿坐皆悽然泣下無何突入一介熊虎士身長過人英勇絶人面如重棗

目若明星文山之義仲子之清威容凜然令人起敬入謁王前顧謂五人曰噫腐儒不足與成大事也乃拔劍起舞悲歌慷慨聲如巨鍾其歌曰風蕭蕭兮木落波寒撫劍長嘯兮斗星闌干生全忠節死為義魂襟懷何似一輪江月嗟不可兮處始廢儒誰責歌未闋月黑雲愁雨泣風噫疾雷一聲皆倏然而散子虛亦驚悟乃一夢也子虛之友海月居士聞而痛之曰大抵自古昔而來主暗臣昏皆至於顛覆者多矣今觀其主想必賢明之主也其六人者亦皆忠義之臣也有以如此等臣輔如此

等主而若是其慘酷者乎嗚呼勢使然也然則不可歸之於時與世而亦不可歸之於天也歸之於天則福善禍淫非天道耶不可歸之於天則冥然此理宇宙悠悠徒增志士之悲也

舊誌跋

舜擧承嘉惠適于越越即奈城故郡郡是　魯山上王之墟也有墓若廟存焉秪事訖得郡藏魯陵錄者讀之則直是一副當吏牘耳於其典故實不足徵也恠問之郡人則曰舊所傳記頗詳纖悉而間為西川觀察借着不幸回祿無復事斯者邇日

李守文雄慨然掇拾餘燼而俱收行牒有是錄云
余於是竊不自量乃就其中刪其冗撮其槩而又
博求雜記小說以裒益之合成一帙今作六條曰
事實也墳墓也祠廟也祭祀也題記也附錄也其
曰事實何謂也跡夫　上王之禍起於癸酉終於
丁丑其間如安平錦城之事何等大獄而國乘中
全沒之至於禪讓之時改變其事端遷置之際移
易其年月儘非實記乃是狐鼠奸媚之所交亂也
然而摭言瑣錄傳信者多入人肝脾騰人口說終
有所不可泯者故乃敢揑合收載於逐段之下以

族具眼者擇而秉筆者採焉曰墳墓祠廟者何謂也噫藹葬已後天道周星寅城觀察上請修墓而儀物始備凝川太守吉禑交神而享享無闕百世不替甚盛舉也貢如莘如烏得無志乎且　貽陵廢復貞洞區處有不可以不志故仍屬之茲焉曰祭祀題記何謂也敬惟四節禋祀祝史將事之外別有　九重降香四注致享者率世行之受錢分符爲文明薦者亦時有之則隆污沿革烏得無書且如騷人游子東西行過感慨傷嗟發於歌詠者莫非出於性情之正則亦應編摩以存古意也其

曰附錄又何謂也夫六臣傳尚矣如金東峯南秋江諸人事蹟固合並錄於斯而史事餘烈至於戊午而極矣故敢收錄其顚末而終附之焉至於金鰲新話元生夢遊錄等書雖是寓言亦有可觀故又附於附錄之末焉捴名曰魯陵誌繕寫一通藏之齋室聊欲以備此邦之故事而已若其添補而廣其編鋟梓而壽其傳袛竢後來之君子云嗚呼有廢有興莫非天非命也 列聖繼思慇惻而崇報者盡矣而獨於六臣也尚無廣蕩之典今若許其節雪其寃使之腏食於廟下以明君臣一體之

義則寔 聖朝之美事千古之風聲而誰能以此
一警喚於 吾君之側哉旣竊記次輯之意並書
所感如此云爾崇禎後癸卯正月望日坡平尹舜
擧謹識

莊陵誌卷之二